

大师笔下 · 大视野 · 大智大悟

读者文摘

谢玲 ◎主编

典 | 藏 | 版

永远流传的情书

民国才子才女情书家书
绝代风流，感动至今

精选民国大师经典名作，包罗社会人文万象

一个世纪的历史沉淀，一百年的文化传承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大 师 笔 下 · 大 视 野 · 大 智 大 悟

读者文摘

典 | 藏 | 版

永远流传的情书

谢玲 ©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者文摘: 典藏版: 永远流传的情书/谢玲主编.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639-4805-5

I. ①读… II. ①谢…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1104 号

读者文摘典藏版·永远流传的情书

主 编: 谢 玲

责任编辑: 李 杰

封面设计: 壹诺设计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4805-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前言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你就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

畅销全球的《读者文摘》杂志的创始人华莱士曾说过：“只有人性的东西才能征服人心，即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还是会敬畏些什么，那就是看似简单朴素的真、善、美。是真、善、美在拯救和平衡人的内心。”

生命，需要鼓舞与希望；心灵，需要温暖与滋润。幸福并非来自物质的充盈，它是一种用奉献牺牲所获取的愉悦和满足感。

“读者文摘”系列丛书，以严苛的标准，挑选精致而丰富的内容，以最全面的视角，为你呈现大千世界的精彩绝伦！

“读者文摘”系列丛书，用高屋建瓴的思维，揽括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让读者一边感悟他人的智慧，一边掌控自己的人生！

在现今这个社会，年轻人喜欢追星，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流行歌手或演员明星。偶像发行新专辑，开播新的电视剧，参加新的综艺节目，或有花边新闻等，总能吸引无数人的眼光，制造很大的社会影响。

时光倒流八九十年，在民国时期，那时青年们的心中，也有偶像，但那些偶像，多是文化名人。像胡适，像鲁迅，像徐志摩，像郁达

夫……他们光芒四射，有无数的崇拜者。他们文思才情俱佳，很多人都等着从报纸杂志上看他们新的文章，就像沐浴春风，以此获取人生有益的营养。

时代不同，人的追求肯定不同。但是，人是有根的，有历史的根，有文化的根，有血脉的根，有乡土的根……忘记过去等于背叛，找不到根人就会走向虚无。

其实，当你用心细细去寻觅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那片天空曾经也那么精彩，有那么多繁星闪烁；那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世界，让人叹为观止；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人们为了追求心中梦想甚至愿意舍弃生命！

“读者文摘典藏版”系列，把目光锁定民国时期，力图从浩瀚的资料海洋里，披沙沥金，为读者精选最有价值的文章。

这些文章，多出自民国大师之手，由他们精心打造，不可多得！

这些文章，讲人生，讲政治，讲战争，讲和平，讲现实，讲理想，讲风土，讲人情，讲父母之爱，讲故乡之情，讲才子佳人，讲风月故事……主题涵盖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这些文章，既有历史的沉淀，又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本书精选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的情书家书，是温婉细致的真情流露，是一个时代的风流，是永恒流传的经典佳作。

阅读这些文章，将会使你活得激情满怀，爱得深沉博大；会使你更加自信地去追逐内心的憧憬与梦想。当感到痛苦、惶惑和失落时，它将给你以慰藉；在遭到打击、挫折时，它将给你以力量和智慧。

毫无疑问，本书会成为你的终生益友！

目录

与妻书	林觉民 / 1
惆怅	石评梅 / 3
致评梅	高君宇 / 6
雷峰塔下	庐隐 / 14
云鸥情书	庐隐 / 17
致黄庐隐	李唯建 / 37
致周俟松	许地山 / 41
致萧军	萧红 / 43
致白薇	杨骚 / 45
致杨骚	白薇 / 47
致宋清如	朱生豪 / 48
给亡妇	朱自清 / 53
致陈竹隐	朱自清 / 57
致杨静	戴望舒 / 65
致曼曼	洪灵菲 / 72
致王剑虹	瞿秋白 / 74
给妻子杨之华的信	瞿秋白 / 75

致宋若瑜	蒋光慈 / 78
致蒋光慈	宋若瑜 / 83
致王映霞	郁达夫 / 85
海外寄霓君	朱湘 / 98
爱眉小札·书信	徐志摩 / 131
两地书·致许广平	鲁迅 / 224

与妻书

林觉民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吾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

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摹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吾乎？一恸！

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阅读札记

林觉民（1887—1911），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这是作者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前写给妻子的绝笔书。信中，作者思绪澎湃，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的深沉的爱，表现了一位民主革命战士的崇高精神。文章紧紧围绕“吾至爱汝”而又不能不“忍舍汝而死”这一复杂的感情，写得缠绵悱恻而又豪情满怀，是爱的颂歌，更是一首正气之歌。

惆怅

石评梅

先在上帝面前，忏悔这如焚的惆怅！

朋友！我就这样称呼你吧。当我第一次在酒楼上逢见你时，我便埋怨命运的欺弄我了。我虽不认识你是谁？我也不要知道你是谁？但我们偶然的遇合，使我在你清澈聪慧的眼里，发现了我久隐胸头的幻影，在你炯炯目光中重新看见了那个捣碎我一切的故人。自从那天你由我身畔经过，自从你一度惊异的注视我之后，我平静冷寂的心波为你汹涌了。朋友！愿你慈悲点远离开我，愿你允许我不再遇见你，为了你的丰韵，你的眼辉，处处都能撼得我动魄惊心！

这样凄零如焚的心境里，我在这酒店内成了个奇异的来客，这也许就是你怀疑我追究我的缘故吧？为了躲避过去梦影之纠缠，我想不

再看见你，但是每次独自踽踽林中归来后，望着故人的遗像，又愿马上看见你，如观黄泉下久矣沉寂消游的音容。因此我才强咽着泪，来到这酒店内狂饮，来到这跳舞厅上踟蹰。明知道这是更深更深的痛苦，不过我不能自禁的沉没了。

你也感到惊奇吗？每天屋角的桌子上，我执着玛瑙杯狂饮，饮醉后又又踱到舞场上去歌舞，一直到灯暗人散，歌暗舞乱，才抱着惆怅和疲倦归来。这自然不是安放心灵的静境，但我为了你，天天来到这里饮一瓶上等的白兰地，希望醉极了能毒死我呢！不过依然是清醒过来了。近来，你似乎感到我的行为奇特吧！你伴着别人跳舞时，目光时时在望着我，想仔细探索我是什么人？怀着什么样心情来到这里痛饮狂舞？唉！这终于是个谜，除了我这一套朴素衣裙苍白容颜外，怕你不能再多知道一点我的心情和形踪吧？

记得那一夜，我独自在游廊上望月沉思。你悄悄立在我身后，当我回到沙发上时，你低着头叹息了一声就走过去了。真值得我注意，这一声哀惨的叹息深入了我的心灵，在如此嘈杂喧嚷，金迷纸醉的地方，无意中会遇见心的创伤的同情。这时音乐正奏着最后的哀调，呜呜咽咽像夜莺悲啼，孤猿长啸，我振了振舞衣，想推门进去参加那欢乐的表演；但哀婉的音乐令我不能自持，后来泪已扑簌簌落满衣襟，我感到极度的痛苦，就是这样热闹的环境中愈衬出我心境的荒凉冷寂。这种回肠荡气的心情，你是注意到了，我走进了大厅时，偷眼看见你在呆呆地望着我，脸上的颜色也十分惨淡，难道说你也是天涯沦落的伤心人吗？不过你的天真烂漫，憨娇活泼的精神，谁信你是人间苦痛中挣扎着的人呢？朋友！我自然祝福你不是那样。更愿你不必注意到我，我只是一个散洒悲哀，布施痛苦的人，在这世界上我无力再承受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恤了。我虽希望改换我的环境，忘掉一切，舍弃一切，埋葬一切，但是新的境遇里有时也会回到旧的梦里。依然不能摆

脱，件件分明的往事，照样映演着揉碎我的心灵。我已明白了，这是一直和我灵魂殉葬入墓的礼物！

写到这里我心烦乱极了，我走倒在床上休息一会再往下写吧！

这封信未写完我就病了。

朋友！这时我重提起笔来的心情已完全和上边不同了。是忏悔，也是觉悟，我心灵的怒马奔放到前段深潭的山崖时，也该收住了，再前去只有不堪形容的沉落，陷埋了我自己，同时也连累你，我哪能这样傻呢！

那天我太醉了，不知不觉晕倒在酒楼上，醒来后睁开眼我睡在软榻上，猛抬头便看你温柔含情的目光，你低低和我说：“小姐！觉着好点吗？你先喝点解酒的汤。”

我不能拒绝你的好意，我在你手里喝了两口橘子汤，心头清醒了许多，忽然感到不安，便挣扎着站起来想要走。你忧郁而诚恳地说：“你能否允许我驾车送你回去么？请你告诉我住在哪里？”我拂然地拒绝了你。心中虽然是说不尽的感谢，但我的理智诏示我应该远避你的殷勤，所以我便勉强起身，默无一语地下楼来。店主人招呼我上车时，我还看见你远远站在楼台上望我。唉！朋友！我悔不该来这地方，又留下一个凄惨的回忆，而且给你如此深沉的怀疑和痛苦，我知道忏悔了愿，你忘记我们的遇合并且原谅我难言的哀怀吧！

从前为了你来到这里，如今又为了你离开。我已决定不再住下去了，三天内即航海到南洋一带度漂流的生涯，那里的朋友曾特请去同他们合伙演电影，我自己也很有兴趣，如今又有一个希望在诱惑我做一個悲剧的明星呢！这个事业也许能发挥我满腔凄酸，并给你一个再见我的机会。

今天又到酒店去看你，我独隐帷幕后，灯光辉煌，人影散乱中，看见你穿一件翡翠色的衣服，坐在音乐台畔的沙发上吸着雪茄沉思，朋友！我那时心中痛苦万分，很想揭开幕去向你告别，但是我不能，

只有咽着泪默望你说了声：

“朋友！再见。一切命运的安排，原谅我这是偶然。”

阅读札记

这是石评梅写给恋人的情书。在一次偶然的遇合后，作者内心为对方起了涟漪。但交往短暂，作者又不得不离开，于是惆怅万分，无奈未来只能交给命运去安排了。

致评梅

高君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致评梅信

评梅先生：

十五号的信接着了，送上的小册子也接了吗？

来书嘱以后行踪随告，俾相研究，当如命；惟先生谦以“自弃”自居，视我能责如救济，恐我没有这大力量罢？我们常通信就是了！

“说不出的悲哀”，这恐是很普遍的重压在烦闷之青年的笔下一句话罢！我曾告你我是没有过烦闷的，也常拿这话来告一切朋友，然而实际何尝是这样？只是我想着：世界而使人有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所以，对于过去的悲哀，只当着是他人的历史，没有什么迫切的感受

了，有时忆起些烦闷的经过，随即努力将他们勉强忘去了。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我不知你为何而起了悲哀，我们的交情还不至允许我来追问你这样，但我可断定你是现在世界桎梏下的呻吟呵！谁是要我们青年走他们烦闷之路的？——虚伪的社会罢！虚伪成了使我们悲哀的原因了，我们挨受的是他结下的苦果！我们忍着让着这样唉声叹气了去一生吗？还是积极的起来，粉碎这些桎梏呢？都是悲哀者，因悲哀而失望，便走了消极不抗拒的路了；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了。——千里程途，就分判在这一点！评梅，你还是受制命运之神吗？还是诉诸你自己的“力”呢？

愿你自信：你是很有力的，一切的不满意将由你自己的力量破碎了！过渡的我们，很容易彷徨了，像失业者踟躅在道旁的无所归依了。但我们只是往前抢着走罢，我们抢上去迎未来的文化罢！

好了，祝你抢前去迎未来的文化罢！

君宇静庐

一六，四，一九二三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致评梅信

评梅：

昨天的信我接读了。

我之所以提及副刊引文，并它招来的追问，原不过当一件消息报告，并不含丝毫怨怼你的意思，你为何跟从了俗尚的解释，要说那抱歉性质的话呢？我有好些事未尝亲口告人，但这些常有人代我公布了，我从未因这些生了不快；我所以微不释念的，只是他们故甚其辞，使

真相与传言不免起了分别；就如我们的交情，说是不认识，固然不是事实，然若说成很熟识的朋友，则亦未免是勉强之言；若有人因知我们书信频繁，便当我们是有深了解的朋友，这种被揣度必然是女士不愿意的，那岂不是很不妥当的事；我不释念的就在此点。如你果是“一点也不染这些尘埃”，那我自然释念，我自己是不怕什么的。至于他们的追问，我都是笑着回答了的；原亦不过些演绎的揣度，我已将实情告诉，只说我们不过泛泛的朋友仅通信罢了。这样答法是否适当？至于他们问了些什么，很琐碎的，无须乎告诉你了。

我当时的感兴，或者是暂时的，原亦无告你的必要，不过我觉青年应是爽直的，忠实的话出之口头，要比粉饰的意思装在心里强得多。你坚壁深堑的声明，这是很需要的——尤其是在一个女性的本身；然而从此看出你太回避了一个心，误认它的声音是请求的，是希冀一种回应的了！如因这样一句话而使你起了惶恐的不安，那倒是一罪过，希望你告我，我当依你的意思，避开了一切。至于你问什么是新奇的感想，因你同时又说勿再讲及，这样，我亦觉得这过去刹那的火花，是否还留热种在人间实一大疑问，亦求不提好了。

二十一号的信，我答应你详复的，现在已过数日，我想不需要了，可否许我不复它了？

祝你安健！

尚德

九月二十七日

这信请阅毕付火

一九二×年×月十二日致评梅信

评梅先生：

今晚赴一会，经过四小时很起劲的长辩之后，大家终于无决议的

散了；归来一路不禁暗笑，觉众生理智大类聚蛆。及读君信，才使我心境得着了一些平静。

这平静是带着一种失散的茫然的回忆的，同时似乎比我鄙视的那种聚蛆的理智更可讪笑。

这是终究不当隐讳的，世上确有一个心祭献在宝座之前，但经神再三表示这种祭献是一种失敬之后，人间的虔诚早已收葬在冰雪之窟了。彼从来不知失悔为何物之心，为招致在对方心中之不安而失悔了；而且决定努力消除此种不安了。前信绿波之及，全然是如此驱使，君书谓“因人之误会而误会”，我今日尚误会何为者？——愿君勿犹以为真有“使我恐怖者在”。请放心，我早不误会了！

我觉从前之平凡的情境，似较现在之隔膜为有生气的，我也觉人心的隔膜是应当打破的。但当了人世安于隔膜的时候，又何一定要回复那种平凡而有生气的情境？诅咒一切付于了解的努力好了！

我来与否原不必问君之“挡驾”与否，惟扰君清静则大可畏。关于诗的答信，尚须迟之异日。惟愿君清静，惟愿我过失一切话未在君心发生影响。

我近来性情也大变，易怒、喜独步。孤寂之言，不免开罪大雅，笑之可矣。

君字

十二日早二时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致评梅信

评梅：

由仲一信中函来之书，我接读数日了。当了正是你忙的时候，我频频以书信搅扰，且提出一些极不相干的问题要你回答，想来应当是歉疚至于无地的。

你所以至今不答我问，理由是在“忙”以外的，我自信很可这样断定。我们可不避讳地说，我是很了解我自己，也相当地了解你，我们中间是有一种愿望。它的开始，是很平庸而不惹注意的，是起自很小的一个关纽，但它像怪魔的一般徘徊着已有三年了。这或者已是离开你记忆之领域的一事，就是同乡会后吧，我的一封信，那信具着的仅不过是通常的询问，但我感觉到的却是从来不曾发现的安怡。自是之后，我极不由己的便发生了一种要了解你的心。然而我却是常常提悬着，我是父亲系于铁锁下的，我是被诅咒为“女性之诱惑”的，要了解你或者就是一大不忠实。三年直到最近，我终于是这样提悬着！故于你几次悲观的信，只好压下了同情的安慰，徒索然无味的为理智的解劝，这种镇压在我心上是极勉强的，但我总觉不如此便是个罪恶。我所以仅通信而不来看你，也是畏惧这种愿望之显露。然而竟有极不检点的一次，这次竟将真心之幕的一角揭起了！在我们平凡的交情，那次信表现的仅可解释为一时心的罗曼，我亦随即言明已经消失，谁知那是久已在一个灵魂中孕育的产儿呢？我，何以有这样弥久的愿望，像我们这样互知的浅鲜，连我自己亦百思不得其解。若说为了曾得过安慰，则那又是何等自私自利的动念？

理智是替我解释不了这样的缘故，但要了解的需求却相反的行事，像要剥夺了我一切自由般强横的压迫我。在这种烦闷而又躲闪的心情之下，我有时自不免神志纷纭，写（给）你的信有些古怪的地方，这又是不免使你厌烦或畏惧的。你所以不答那些，能不是为了这样吗？

但是，朋友！请放心勿为了这些存心！不享受的供品，是世人不献之于神的。了解更是双方的，是一件了解则绝对，否则便整个无的事。相信我，我是可移一切心与力专注于我所企望之事业的，假使世界断定现下的心是可无回应的。

我所以如是赤裸地大胆地写此信，同时也在为了一种被现在观念鄙视的辩护，愿你不生一些惊讶，不当它是故示一种希求，只当它是